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授時通考卷四十四 五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胡敏

謄録監生臣王旭昱

欽定授時通考卷四十四

勸課

章奏

國語周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

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

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畒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率音官以省風土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太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

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脩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觧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

前漢書食貨志賈誼說上曰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婦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蓄積

足恃漢之為漢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廪廪也竊為陛下惜之

又晁錯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

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民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夫腹餒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

薄賦斂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畮百畮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

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以粟為賞罰粟有所渫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

又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

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
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
後漢書魯恭傳永初元年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永元
十五年來刺史太守以盛夏徵名農人拘對考驗連滯
無已司隷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
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
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比年水旱傷稼
人饑流冗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

來陰寒不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疫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令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

又東平憲王蒼傳永平四年春車駕校獵河内蒼上書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衆興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惟陛下因行田野循

視稼穡消揺仿佯弭節而旋

又黄瓊傳瓊上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今廟祀適闋而祈穀絜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為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宫饗禮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

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

三國吳志華覈傳孫皓時倉廩無儲華覈上疏曰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饑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且饑者不待美饌寒者不俟狐貉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

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貲尤甚夫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乃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饑寒之本況今六合分爭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

晉書食貨志宣帝督諸軍伐吳鄧艾以為大兵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土下田良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分休且佃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餘斛於淮北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

又杜預上疏曰臣輒思維今者水灾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並損下田所在停汚高地皆多磽埆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

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

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

豐東南以水田為業人無牛犢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

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

是為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

又晉元帝大興元年後軍將軍應詹表曰夫一人不耕

天下必有受其饑者而軍興以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

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而

遊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聞者流民奔東吳東吳今儉皆以還反江西良田曠廢來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民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

又齊王攸傳臣聞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穆武夫釋甲廣分休假以就農業然守相不能勤心恤公以盡地利昔漢宣嘆曰與朕

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加賞罰黜陟幽明於時翕然用多名守計令地有餘羨而不農者衆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下之謀則饑者必不少矣今宜嚴敕州郡撿諸虛詐害農之事督實南畝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於暫一水旱便憂饑餒哉

又束皙傳皙上議曰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售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霡霂之潤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

稷親農理疆甽於原隰勤藨蔉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力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民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州司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多或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為馬之所生實

在冀北大賈牂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齕草於空閒之田游食之民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制者也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泞水停洿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為難瀉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强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説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謡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揚兖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

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畚鍤多稌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隮而黄潦臻禜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

又溫嶠傳時國用不足嶠因奏軍國要務其二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令不耕之夫動有萬計春蘖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

彖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則所益實弘矣

宋書袁湛傳時建議大田湛弟豹上議曰國因民以為本民資食以為天修其業則教興崇其本則末理實為治之要道致化之所階也夫設位以崇賢疏爵以命士上量能以審官不取人於浮譽則比道周息遊者言歸遊子既歸則南畝闢矣分職以任務置吏以周役職不以無任立吏必以非用省冗散者廢則萊荒墾矣器以

應用商以通財勦靡麗之巧棄難得之貨則彫偽者賤
穀稼重矣耕耨勤悴力殷收寡工商逸豫用淺利深増
賈販之税薄疇畝之賦則末技抑而田畯喜矣居位無
儀從之徒在野靡兼并之黨給賜非可恩致力役不入
私門則游食者反本肆勤自勸游食省而肆勤衆則東
作繁矣窳匈者甄異怠慢者顯罰明勸課之令峻糾違
之官則嬾惰無所容力田有所望力者欣而惰者懼則
穡人勸矣凡此數事亦務田之端趣也莅之以清心鎮

之以無欲助之以無倦翼之以廉謹含日計之小成期遠致於暮歲則澆薄自淳大化有漸矣

又周朗傳宋孝建中周朗疏曰農桑者實民之命為國之本有不足則禮節不興若重之宜罷金錢以穀帛為賞罰凡自淮以北萬匹為市從江以南千斛為貨亦不患其難也今且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絹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壟田自廣民資必繁又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堪滋養悉藝麻苧蔭巷緣藩必

樹桑柘列庭接宇惟植竹栗若此令既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則叙之以爵有司亦從而加賞令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處須官興役宜募遠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故近食十萬口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公私游手悉發佐農令堤湖盡修原陸並起仍量家立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熟可移之復舊

魏書高允傳允領著作郎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

者衆允因言曰古人云方一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萬斛况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

又李安世傳疏曰令雖桑井難復宜各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户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

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覬覦守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

又韓麒麟傳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治積蓄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畒以勵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弟均賞實百王之常軌為治之所先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之饑況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餧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踴貴

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令貴賤有别民歸樸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檢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凶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户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為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

則民無荒年矣

又蘇綽傳周文方欲革易時政務宏強國富民之道其三盡地力曰人生天地之間衣食為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主知其若此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州

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揚湯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若失其一時則

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人廢農者是則絶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户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果藝其蔬菜修其園圃蓄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

優百祿是遒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

唐書食貨志德宗貞元四年宰相陸贄上疏其三條言廉使奏吏之能者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夫貴戶口加增詭情以誘姦浮苛法以析親族則有州縣破傷之病貴田野墾闢率民殖荒田限年免租新畝雖闢舊畲蕪矣人以免租年滿復為汙萊有稼穡不增之病此州若損客戶彼郡必減居民增處邀賞而稅數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國家設考課之法非欲崇聚斂也

宜命有司詳考課績州稅有定徭役有等如此不督課而人人樂耕矣

又權德輿傳貞元八年關東淮南浙西大水權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今霪雨二時農田不闢宜擇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所疾苦蠲其租入與連帥守長講求所宜

册府元龜唐天福三年六月金部郎中張鑄奏臣聞國家以務農是本勸課為先用廣田疇乃資倉廩竊見所

在鄉村浮户方思墾闢正切耕耘種木未滿於十年樹
穀未臻於三頃似成産業徹有生涯便被縣司繫名定
作鄉村色役懼其重斂畏以嚴刑遂舍所居却思他適
覩兹阻隔何以舒蘇既乖撫䘏之門徒有招携之令伏
乞明示州府應所在無主空閒荒地一任百姓開種候
及五頃以上三年外即許縣司量户科徭如未及五頃
以上者不在騷擾之限荒榛漸少賦税增多非惟下益
蒸黎實亦上資邦國從之

玉海周世宗顯德三年留心農稽思廣勸課之道命國工刻木為耕夫織婦蠶女之狀於禁中名近臣觀之學士承旨陶穀為贊以美其事其序曰耕於歷山重華之德也蠶於岐陽太姒之美也我后在宥之四載以為化民成俗者莫如身率乃命有司刻木為耦人耕耘之象又為織婦蠶女之類置於紫庭亦几杖盤盂座右之義也志在足食豈同流馬之運人皆有褐且殊昆明之石同穎八蠶可翹足而望豈比獲玉鈎於山陽空有採桑

之號陳金根於鉤盾但為弄田之戲哉贊曰寒耕暑織

上感皇情帝梧景轉遲遲欲行宫簾風度扎扎有聲疲

俗是念侈心不萌

宋史食貨志至道二年太常博士陳靖上言先王之欲

厚民生莫先於積穀而務農鹽鐵榷酤斯為末矣按天

下土田除江淮湖湘兩浙隴蜀河東諸路地里敻遠雖

加勸督未遽獲利今京畿周環二十三州幅員數千里

地之墾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

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游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戸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亦既亡遯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鄉官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兹浮蕩絕意歸耕如授以閒曠之田廣募游惰誘之

耕墾未計賦租許令别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之豐寡農畝肥磽均配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令益種雜木蔬菓孳畜羊犬雞豚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遺之資並立條制候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即計户定徵量田輸税若民力不足官借糴錢或以市餱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值依時價折納以其成數關白

户部

又司馬光疏曰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寒耕熱耘霑體塗足戴日而作戴星而息蠶婦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間為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畆不知捨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而况聚斂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强

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剥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今者濬發德音使畎畝之民得上封事雖其言辭鄙雜皆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

又紹興二十六年通判安豐軍王時升言淮南土皆膏腴然地未盡闢民不加多者緣豪强虛占良田而無徧耕之力流民襁負而至而無開耕之地望凡荒閒田許人刻佃

又乾道四年知鄂州李椿奏州雖在江南荒田甚多請佃者開墾未幾便起毛稅度田追呼不任其擾旋即逃去今欲召人請佃免稅三年三年之後為世業三分為率輸苗一分更三年增一分又三年全輸歸業者别以荒田給之

又七年知揚州晁公武言朝廷以沿淮荒殘未行租稅民復業與創户者雖阡陌相望然聞之官者十纔二三咸懼後來稅重昔晚唐民務稼穡則增其租故播種少

吳越民墾荒田而不加稅故無曠土望詔兩淮更不增
賦庶民知勸
又淳熙六年提舉浙西顏師魯奏設勸課之法欲重農
桑廣種植也令鄉民間於已田連接閒曠磽确之地墾
成田園用力甚勤或以未陳起稅為人所訟即以盜耕
罪之何以勸力田哉止宜實田起稅非特可戢告訐之
風亦見盛世重農之意
又九年著作郎袁樞振兩淮還奏民占田不知其數二

稅既免止輸穀帛之課力不能墾則廢為荒地他人請佃則以疆界為詞官無稽考是以野不加闢戶不加多而郡縣之計益窘望詔州縣畫疆立券占田多而輸課少者隨畝增之其餘閑田給與佃人庶幾流民有可耕之地而田萊不至多荒

又朱熹知漳州會臣僚請行閩中經界乃奏言經界最為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推行處公私兩利獨泉漳汀未行臣不敢先一身之勞逸而後一州之利病切獨任

其必可行也然必推擇官吏委任責成度量步畝筭計精確畫圖造帳費從官給隨產均稅特許過鄉過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令欲每畆隨九等高下定計產錢而合一州租稅錢米之數以產錢為母每文輸米幾何錢幾何止於一倉一庫受納既輸之後却視原額分隸為省計為職田為學糧為常平各撥入諸倉庫版圖一定則民業有經矣但此法之行貧民下戶固所深喜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實所不樂皆善為說

辭以惑羣聽賢士大夫之喜安静厭紛擾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風阻怯此則不能無慮

古今治平略　范祖禹以經筵進疏曰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苦唯耽樂之從夫稼穡之艱與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禄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

人君之奉取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之凡宫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意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修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饑而不得食者當衣則

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唯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皆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鈎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耕夫蠶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朝祖宗以來尤重農穡太宗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憫春蠶既登併功績紡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疏糲若風雨乖候

稼穡不登將如之何眞宗於内殿植稻麥臨觀刈穫欲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於農政而常以保惠小民為先則天下幸甚

大學衍義周家以農事開國成王幼沖嗣位周公懼其未知稼穡之艱難也故作七月之詩使瞽矇歌之宫中庶幾成王知小民之依不敢荒寧蓋與無逸之作同一意也夫農者衣食之本一日無農則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幾乎熄矣惟其關生人之大命是以服天下之至勞

當是時農之所耕者自有之田也而上之人又從而崇奬勸厲之故斯人亦以為生之樂而勤敏和悅之氣浹於上下不見其有勞苦愁嘆之狀朋酒羔羊升堂稱壽君民相與獻酬忘其尊卑貴賤後世之農則異乎此矣已無田可耕而所耕者他人之田為有司者得無殃害之足矣豈復有崇奬勸厲之意故數米而炊併日而食者乃其常也田事既起丁夫之糧餉與牛之芻槀無所從給預指收斂之入以為稱貸之資糲飯藜羮猶不克

飽敢望有鹽酪之嘉味乎夫農夫女紅之艱勤富室知之者寡矣况士大夫乎士大夫知之者寡矣况貴戚近屬乎貴戚近屬知之者寡矣况六宮嬪御乎近世張栻入侍經筵因講葛覃之詩言於孝祖以為周公之告成王見於詩有若七月見於書有若無逸欲其知稼穡之難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於此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每念乎農畝之勞則心不存焉者寡矣是心常存則驕肆何自而生豈非

治之所由興也歟栻之論最為墾至臣愚不佞願詔儒臣以今農夫紅女耕蠶勞勩之狀作為歌詩退朝之暇使人日誦於前且繪畫成圖揭之宮掖布之戚里庶幾聖心惕然不忘小民之依而六宮嬪御外家近屬亦知衣食所自來勉為勤儉之趨而不狃汰侈之習戒諭守宰勤行勸相毋妄興徭役以奪其時毋横加賦斂以困其力老農之不能自養者籍之有司大夏隆冬賦常平義廩之粟稍賑贍之歲凶賑卹先良農而後游手以示

聖朝重本之意則民將爭趨南畝衣食足而孝弟興矣

元史食貨志至元七年司農司專掌農桑水利農桑之制縣邑所屬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為長增至百家者別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為一社地遠人稀不能相合各自為社者聽其合為社者仍擇數村之中立社長官司長以教督農桑為事凡種田者立牌橛於田側書某村某人於上社長以時點視勸戒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責之社中

有喪病不能耕種者衆合力助之一社災病多者兩社助之農桑之術以備旱暵為先高者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給之田無水者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種植之制每丁課種桑棗二十本土性不宜者種榆柳等皆以生成為數願多種者聽各社種苜蓿以防饑近水之家許鑿池養魚并鵞鴨蒔蓮藕菱芡蒲葦等以助衣食荒閒之地悉以付民每年十月令州縣正官巡視有蝗蝻遺子之地設法除之

又虞集傳泰定中集拜翰林直學士嘗因講罷進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為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為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於朝廷以次漸征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禄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民兵數

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舒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

又關中大饑帝問集何以捄對曰承平日久人情晏安志士急乎近效則怨讟生不幸大災之餘正作新之機也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稍寬其禁令隨郡縣擇可用之人定城郭脩閭里治溝洫限畝畝薄征斂招其傷殘老弱漸以其力治之則遠去而來歸者漸至春耕

秋斂皆有所助一二歲間勿征勿徭封域既正友望相濟四面而至者均齊方一截然有法則三代之民將見出於空虛之野矣

明史李信圭傳宣德八年春言自江淮達京師沿河郡縣悉令軍民挽舟歲發二三千人晝夜以俟及致田土荒蕪民無蓄積稍遇歉歲輒老稚相持緣道乞食實可憫傷請自儀真抵通州盡免其雜徭俾得盡力農田

大學衍義補臣按成周之後最重農者莫如漢文景二

帝尤惓惓焉非徒有是虛文也而減租之詔歲下雖以武帝之窮奢好武下至舟車皆有算而於田租則未嘗有加焉茲則所謂誠於憫農之實惠也自是而後君非不耕籍田后非不親蠶非不下憫農之詔非不敕守令以勸相然皆尚虛文而已非實惠也是故農不必勸也能無擾之足矣善乎柳宗元之言曰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

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名之小人輟饔飧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其生而安其性耶臣願仁聖在上思王業之所本念小人之所依禁遊惰則為之者衆省徭役則不奪其時減租賦則不罄所有是雖不下憫農之詔而人皆知其有憫念之心不設勸農之官人皆受其勸相之惠田里小民不勝多幸

又臣按周禮周公致太平之書也周家自后稷以來以農為國故周公於書既作無逸以為其君告使其知小

民之所依而不敢逸豫又於詩作豳頌以為其君誦使其知王業之所起而不敢荒寧及其作周官也或以巡稼穡或以簡稼器趨其耕耨辨其種類合耦以相助移用以相救無非以為農事而已噫周公之輔成王陳言以獻忠於上者惓惓以稼穡為言建官以分治於下者諄諄以農事為急其知本乎

欽定授時通考卷四十四

欽定授時通考卷四十五

勸課

官司

詩豳風田畯至喜

傳田畯田大夫也疏畯農夫也農夫田官也今之嗇夫是也此官選俊人主田謂之田畯典農之大夫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知其爵為大夫也

又周頌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

集註此戒農官之詩保介農官之副也

又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疏率是主田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農夫主田之吏也集註亦戒農官之詞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

周禮天官甸師下士二人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齍盛

註郊外曰甸師長也其屬府史胥徒也

又地官大司徒卿一人大司徒之職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又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掌任土之法凡田不耕者出屋粟

註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

也疏夫三爲屋罰以三夫之稅粟云吉凶二服及喪器是民自共用不可出官物故集此罰物爲之

又閭師中士二人任農以耕事凡庶民不耕者祭無盛

註盛黍稷也

又遂人中大夫二人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鋤利甿以時器勸甿以彊予任甿

註時器鑄作耒耜錢鎛之屬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

又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註移用其民使轉相助救時急事也四時耕耨斂艾芟地之宜早晚不同而有天期地澤風雨之急

又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正

歲簡稼器脩稼政三歲大比則率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註功事九職之事所以為功業簡猶閱也興甿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為興猶舉也

又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趨其稼事而賞罰之

又鄙長每鄙中士一人各掌其鄙之政令以時校登其

夫家比其衆寡若歳時簡器與有司數之凡歳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

註簡器簡稼器也有司遂大夫

又里宰每里下士一人掌比其邑之多寡以歳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叙

疏耡助也謂合兩兩相佐助於里宰處云以治稼穡者謂治理其民使為春耕秋穡

又草人下士四人掌土化之法

又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稼下地

又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

又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掌九穀之數

又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粟入之藏

又司稼下士八人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

疏觀稼謂秋熟時觀稼善惡

禮記月令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絶命司空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註溝瀆與道路皆不得不通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

又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驅獸無害五穀毋大田獵

又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

集説令典農之官告民出其所藏五穀之種計度耦耕之事耦二人相偶也

穀梁傳私田稼不善則非吏

註非責也吏田畯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

左傳九扈為九農正

註扈有九種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黄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鴳

鴳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竦春扈

鳸鶞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夏扈竊玄趣民耘苗秋扈竊藍趣民收斂冬扈竊黄趣民葢藏棘扈竊丹爲果驅鳥行扈唶唶晝爲民驅鳥宵扈嘖嘖夜爲農驅獸桑扈竊脂爲蠶驅雀老扈鷃鷃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謂以扈爲官還令依此諸扈而動作也

管子立政水雖過度無害于五穀歲雖凶旱有所秎穫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墝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鄉

里視宫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均修焉勸勉百姓使力作無偷懐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

韓詩外傳召伯出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歳大稔民給家足

前漢書惠帝紀四年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又高后紀元年二月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註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各

敦行本務

又文帝紀十二年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

又武帝紀元狩三年遣謁者勸種宿麥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

又平帝紀元始四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

又百官公卿表治粟内史秦官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騪粟都尉軍官不常置

農都尉武帝初置

又食貨志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

註里胥如今里吏也門側之堂曰塾坐於門側者督促勸之知其早晏防怠惰也

又武帝末趙過為騪粟都尉能為代田一晦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工巧奴與從

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犂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畮少者十三畮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宫卒田其宫壖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畮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又水衡少府太僕大農各置農官

又藝文志農家者流蓋出于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

註汜勝之成帝時為議郎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徙為御史

又何武傳武為刺史行部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廼見二千石以為常

又黃霸傳霸為潁川太守務耕桑種樹畜養米鹽靡密

初若頎碎霸精力能推行之

又龔遂傳遂爲渤海太守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廼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䪥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

又召信臣傳信臣爲南陽太守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

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六年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以耕者為雇犁牛直

又禮儀志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郡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春幡施土牛耕人於門外以示兆民正月令曰郡國守相勸民始耕

又百官志凡郡國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救乏絕

又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

又卓茂傳茂遷密令天下大蝗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遷茂為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流涕隨送

又魯恭傳恭拜中牟令郡國螟傷稼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曰蟲不犯境此一異也永初元年代鮪為司徒

又劉寛傳延熹八年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每行縣止息亭傳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

又杜詩傳詩拜成臯令再遷為沛郡都尉轉汝南都尉七年遷南陽太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又張堪傳堪拜漁陽太守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又秦彭傳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十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别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

三國魏志武帝紀建安元年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

又國淵傳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勸課之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競勸樂業

又梁習傳建安十八年習表置屯田都尉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

又任峻傳太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廪皆滿

又蘇則傳則為金城太守親自教民耕種歲大豐收

又杜畿傳畿拜河東太守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勸農家家豐實

又倉慈傳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為綏集都尉遷

燉煌太守抑挫權右撫恤孤貧甚得其理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復其本

又王昶傳昶為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斫開荒萊勤勸百姓墾田特多

晉書職官志郡國及縣農月皆隨所領户多少為差散吏為勸農又縣五百以上皆置鄉三千以上置二鄉五千以上置三鄉萬以上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

文獻通考典農中郎將典農都尉典農校尉並曹公置

晉太始一年罷農官為郡縣後復有之

晉書食貨志武帝泰始五年敕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務盡地力禁游食商販

又泰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宜增掾屬令吏有所循行帝從之苞既明於勸課百姓安之

文獻通考晉元帝課督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即以為廩

晉書王宏傳宏爲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教示曲盡事宜

文獻通考梁司農卿位視散騎常侍主農功倉廩陳因之後因有司農上士一人掌三農九穀稼穡之政令屬大司徒

又勸農謁者梁武帝天監九年置屬司農

魏書文成帝紀元年遣尚書伏眞等三十人巡行州郡觀察墾殖田畝

文獻通考魏太武帝令有司課畿内之人各列家別口數所種頃畝明立簿目所種於地首標姓名以辨播殖之功

魏書食貨志天興初制定畿内田四方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為殿最

隋書公孫景茂傳景茂為道州刺史好單騎巡人家閲視百姓產業有修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繇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

相助耕耘婦子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户如一家之務

又食貨志河清三年定令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

入農桑自春及秋男二十五以上皆布田畝蠶桑之月

婦女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邦教之優劣

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力者須令相

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游手焉

文獻通考唐龍朔二年改司農爲司稼咸亨初復舊卿

一人少卿一人掌東耕供進耒耜及邦國倉儲之事領

上林太倉鉤盾導官四署

唐書百官志凡十道廵按以判官二人為佐務繁則有支使其三察農桑不勤

又諸屯監一人從七品下丞一人從八品下掌營種屯田句會功課及畜産帳簿以水旱蝝蝗定課屯主勸率營農督斂地課

又節度使兼支度營田招討經畧使則有副使判官各一人支度使復有遣運判官廵官各一人歲以八月考

其治否觀察使以豐稔爲上考

又田曹司田叅軍事掌園宅口分永業及蔭田

又上州司田叅軍事一人從七品下中州司田叅軍事一人正八品下下州司田叅軍事一人從八品下五千人以上有副使一人萬人以上有營田副使一人

又縣令掌導風化凡民田將授縣令給之

文獻通考唐開元十有二年夏四月令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宇文融兼充勸農使巡按人邑安撫户口所在

與官僚及百姓商量處分賦役差科於人非便者並量事處分續狀奏聞務令安輯勿使繁勞

又上元二年諸州各置司田叅軍一人主農事每縣各置田正二人於當縣揀明嫻田種者充務令勸課

又寶應元年詔建巳月諸州刺史縣令及司田叅軍令設法勸課令其耕種不得失時貧不能濟户仍方員處置量事借貸務令存立歲終巡案量其功效

唐書食貨志唐開府軍以扞衝要因隙地置營田天下

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殖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苑内屯以善農者為屯官屯副御史巡行莅輪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稻田八十畝則給牛一諸屯以地良薄與歲之豐凶為三等與民田歲穫多少以中熟為率有營則以兵若夫千人助收隸司農者歲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進之歲以仲春籍來歲頃畝州府軍鎮之遠近上兵部度便

宜遣之開元二十五年詔屯官敘功以歲豐凶為上下鎮戍地可耕者人給十畝以供糧方春屯官廵行譴作不時者

文獻通考唐令諸户以百户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三家為保每里設正一人掌按比户口課殖農桑

又唐考功之法有二十七最二十曰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為屯官之最

唐書裴行儉傳子倩歷信州刺史勸民墾田二萬畝以

治行賜紫金服

又田仁會傳永徽中為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而雨大至穀遂登人歌曰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誠兮上天聞中田致雨兮山出雲倉廩實兮禮義申願君常在兮不患貧

又李惠登傳惠登拜刺史政清靜居二十年田畝闢户口日增人歌舞之節度使于𩄊狀其績詔加御史大夫升隋為上州

又何易于傳易于為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常乘春與賔屬泛舟出益昌旁民挽牽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賔客疾遣去

五代史雜傳張全義為河南尹披荆棘勸耕殖躬載酒食勞民畎畞之間

文獻通考宋太祖開基分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政焉其後文武官參為知州軍事

二品以上及帶中書樞密院宣徽使職事稱判太守掌總理郡政宣布條教歲時勸課農桑旌別孝弟

又建隆元年應天下諸縣除赤畿外有望緊上中下掌總治民政勸課農桑

宋史太宗紀淳化五年九月遣使分行宋亳陳潁泗壽鄧蔡等州按行民田被水及種蒔不及者並蠲其租

文獻通考至道元年六月詔州縣官吏勸民墾田之數悉書于印紙以俟旌賞二年以陳靖為勸農使按行陳

許蔡潁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皇甫選光禄寺丞何亮副之

宋史眞宗紀天禧四年九月分遣近臣張知白晁迥樂黄目等各舉常參官諸路轉運及勸農使

文獻通考眞宗置諸路提點刑獄公事以朝臣充始命屯田李拱為之副以武臣閤門祗候以上充天禧四年加勸農使俄改提點刑獄勸農使又以武臣為副使天聖嘉祐中罷熙寧十年復置勸課農桑

又熙寧二年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專領農田水利事應吏民能知土地種植之法陂塘圩埠堤堰溝洫之利害者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隨大小酬賞

宋史徽宗紀政和元年夏四月立守令勸農黜陟法二年夏四月詔縣令以十二事勸農於境内躬行阡陌程督勤惰

註一曰敦本業二曰興地力三曰戒游手四曰謹時候五曰戒苟簡六曰厚蓄積七曰備水旱八曰戒牽

牛九曰置農器十曰廣栽植十一曰恤苗户十二曰無妄訟

文獻通考宋南渡之後紹興十五年閏十一月司農簿宋樸請令守令以歲仲春出郊勞農遂爲故事

宋史食貨志太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揀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爲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及五種所宜

文獻通考宋制委户部長貳左曹分按法曰農田掌農

田及田訟務限奏豐稔驗水旱蟲蝗勸課農桑請佃地土令佐任滿賞罰繳奏諸州雨雪撿按災傷逃絶人户又初朝議置勸農之名然無職局天禧四年始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為勸農使使臣為副使所至取民籍視其差等不如式者懲革之勸恤農民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撿括稲税凡農田事悉領焉

金史章宗紀泰和三年六月遣官行視中都田禾水澤分數八年夏四月詔諭有司以苗稼方興宜速遣官分

道巡行農事以備蟲蝻

又宣宗紀興定四年秋七月詔叅知政事李復亨為宣慰使御史中丞完顔伯嘉副之循行郡縣勸農

元史世祖紀至元六年八月詔諸路勸課農桑命中書省采農桑事列為條目仍令提刑按察司與州縣官相風土之所宜講究可否別頒行之

又至元七年二月立司農司以叅知政事張文謙為卿設四道巡行勸農司閏十一月申明勸課農桑賞罰之

法十二月改司農司為大司農司添設巡行勸農使副各四員以御史中丞孛羅兼大司農卿

又張文謙傳文謙邢州沙河人至元七年拜大司農卿奏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

又董文用傳至元八年立司農司授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文用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以郡守移剌某為能作詩表異之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政績為天下勸農使之最

明史職官志戸部尚書以樹藝課農官以蠲減賑貸均糴捕蝗之令憫災荒

又方克勤授濟寧知府時始詔民墾荒閲三歲乃税吏徵率不俟期民謂詔旨不信輙棄去田復荒克勤與民約税如期區田為九等以差等徵發吏不得為奸野以日闢視事三年一郡饒足

又陳幼學授確山知縣墾萊田八百餘頃調繁中牟縣南荒地多茂草根深難墾令民投牒者必入草十斤未

幾草盡得沃田數百頃悉以畀民有大澤積水占膏腴地二十餘里紉學疏為河者五十七為渠者百三十九俱引入小清河民大獲利遷湖州知府霪雨連月禾盡死紉學大舉荒政活饑民三十四萬有奇

欽定授時通考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授時通考卷四十六七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胡敏

謄録監生臣楊林春

欽定授時通考卷四十六

勸課

祈報

詩小雅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傳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於郊也田祖先嗇也箋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御迎也疏孟春

月以琴瑟及擊其土鼓以迎田祖先嗇之神而祭之所以求甘澍之雨也

又大雅以興嗣歲

箋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物齊敬祀軷而祀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

又周頌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傳以似以續嗣前歲續往事也箋殺牲報祭社稷嗣前歲者復求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復以養人也續古

之人求有良司穡也

詩小序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箋祈猶禱也求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是也䟽郊

以報天而必兼言祈穀者以人非神之福不生為郊祀

以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故祈報兩言之也

又豐年秋冬報也

集註此報賽田事之樂歌

又載芟春耤田而祈社稷也

疏王者於春時親耕耤田以勸農業又祈求社稷使

獲其年豐歲稔焉

又良耜秋報社稷也

疏太平之時年穀豐稔以為由社稷之所祐故於秋

物既成王者乃祭社稷之神以報生成之功焉朱註

此亦報賽田事之樂歌

周禮地官州長以歲時祭祀州社

疏歲時歲之二時春秋耳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

豐熟秋祭社者以百穀豐稔所以報功故云祭祀州社也

又黨正春秋祭禜國索鬼神而祭祀

註禜謂雩禜水旱之神 荊川稗編雩以祈雨禜以祈晴王昭禹曰索鬼神而祭祀乃萬物之神蓋萬物所以生所以成凡人之欲皆有以養之凡人之求皆有以給之孰為此者其神乎先王於是有報禮焉凡索鬼神之祭所以報本而反始也鄭鍔曰蜡言其名索

言其實

又鼓人以靈鼓鼓社祭

註靈鼓六面鼓也社祭地祇也

又春官小宗伯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

註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也求福曰禱得求曰祠䟽

大烖者謂國遭水火及年穀不熟則禱祠于上下天

地神祇禱祠兩言之者欲見初禱後得福則祠之也

又肆師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

註社祭土爲取材焉卜者問後歲稼所宜䟽祭社有二時謂春祈秋報之者報其成熟之功今卜者來歲亦如今年宜稼也

又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註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王昭禹云豐年雖本於天時順而祈之亦成乎人事爾先嗇神農也以其始教天下耕稼故祈之陳及之云田畯

田大夫古有功於農事者成周之時春祈年於上帝田祖田畯皆祭之詩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黍稷先王蓋以田祖田畯其生也有功於農事今農事將興舉而祭之不惟示重農之意亦所以勸農之力田者況大如上帝則祈之次如社稷則祈之則祈田祖田畯尚何疑乎李景齊云祈年之禮王政之所急先故宜歌雅小雅甫田之詩所謂祈年而吹豳雅者毋乃在是乎祭蜡而吹豳頌蓋頌者以其成功告

神明而蜡祭之設所以答鬼神之功故宜歌頌

又大祝掌六祝之辭一曰順祝

註順祝順豐年也

又小祝掌小祭祀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

註釋順豐年而順為之祝辭者按管子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意皆欲知此是豐年順民意也故設祈禮以求豐年而順民故云為之祝辭也

又夏官大司馬火弊獻禽以祭社

月令廣義註春田主祭社以土方施生有祈焉

又羅弊致禽以祀祊

註祊當為方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也註釋以秋物成四方神之功故報祭之云

禮記月令擇元日命民社

註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月令廣義注為春事興故祭之所以祈農也

又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

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廣義註為民祈雨以祀也雩者吁嗟其聲以求雨之

祭若周禮女巫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亦其義也

又季秋之月大饗帝

方慤曰雩所以祈也饗所以報也祈必以仲夏者以

隂生於午而物成之始也以祈物之成而已報必於

季秋者以陽窮於戌而歲功之終也所以報歲之功

而已

又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註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也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祊䟽秋時萬物以成獵則以報祭社及四方爲主也

又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于公社

註此周禮所謂蜡祭也䟽天宗故云祈社是報功故云割

又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註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此可以祭其佐也

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又禮運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

䟽天子至尊而猶自祭社欲使報恩之禮達於下也

地出財故云列地利也

又郊特牲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

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䟽報美結也皇氏云國人畢作是報本而丘乘共粢

盛是反始言粢盛是社所生故云返始也

又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疏伊耆氏神農也以其初為田事故為蜡祭以報天也集註蜡祭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合猶閉也閉藏之月萬物各已歸根復命聖人欲報其神之有功者故求索而祭享之也

又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

註先嗇神農也報嗇謂報其教民樹藝之功祭百種

者報其助嗇之功使盡饗焉

又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

疏不忘恩而報之是仁有功必報之是義也

又祭有祈焉有報焉

註祈猶求也報謂若獲禾報社也

公羊大雩者何旱祭也

註雩旱請雨祭名不解大者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

又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

註必言雩者善其能戒懼天災應變求雨憂民之急也

穀梁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註雩者夏祈穀實之禮也旱亦用焉

又秋大雩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

疏非必百穀至而雩祀之設本為求雨求雨之意指為祈穀故周頌噫嘻之篇歌春夏而同名至於修雩祀不異故此傳言毛澤未窮人力未竭言人力之功施於種植種植之義在於禾黍也聖人重禱請請必為民民之本務在於春夏春夏祈穀先嚴其犧牲具其器物謹修其禮冀精神有感故一時盡心專力求請求請不得失時

左傳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

疏神以人為主人以穀為命人以精意事天天以宜稼佑人以此謂之祈農

又龍見而雩

註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為百穀求膏雨

又秋大雩旱也

註雩夏祭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修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也

又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

註有水旱之災則禜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曰禜祭為營欑用幣以祈福祥星辰之神若實沈者疏禜是祈禱之小祭耳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故臨時營其地立攢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也

國語土發而社助時也收攟而烝内要也

註土發春分也周語曰土乃脉發社者助時求福為

農始也蘠拾也冬祭曰烝因祭社以納五穀之要休農夫也

又社而賦事烝而獻功

註社春分祭冬祭曰烝

爾雅釋訓舞號雩也

註雩之祭舞者吁嗟而求雨䟽雩之祭有舞有號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也

史記社所以親地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

于天所以尊天而親地也社共粢盛所以報本返始也

又神農氏始教耕於是始作蜡祭

路史炎帝神農氏每歲陽月盍百種率萬民蜡戲於

國中以報其歲之成

漢書郊祀志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其令祠官以禮爲

歲事以四時祠江海雒水祈爲天下豐年焉

晉禮志天子親耕故自立社爲耤田而報者也國以人

爲本人以穀爲命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王景侯論

王社亦謂春祈耤田秋而報之也

又太社為羣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被社釁鼓主奉以從是也

齊禮志晉永和中雩祈上帝百辟歌雲漢詩皆以孟夏得雨報太牢

又何佟之議古者孟春郊祀祈嘉穀孟夏雩祭祈甘雨二祭雖殊而所為者一禮唯有冬至報天初無得雨賽帝今雖闕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報之禮不容別有賽

答之事也
宋禮志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
隋禮儀志古先王法施於人則祀之故以句龍主祀周棄主稷而配焉歲凡再祭蓋春求而秋報也
又南郊之祭即是圜丘日南至於其上以祭天春又一祭祈農謂之二祭無别天也
又何佟之議今之郊祭是報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

故取歲首上辛不拘立春之先後周冬至於圜丘大報天也夏正月郊以祈農事故有啓蟄之歲自晉太始二年並圜丘方澤同於二郊是知今之郊禋禮兼祈報不得限以二途也帝曰圜丘自是祭天先農即是祈穀但就陽之位故在郊也冬至之後陽氣起於甲子既祭昊天宜在冬至祈穀時可依古必須啓蟄在一郊壇分為二祭自是冬至謂之祀天啓蟄名為祈穀

唐禮樂志王仲丘議夫祈穀本以祭天也然五帝者五

行之精所以生九穀也宜於祈穀祭昊天而兼祭五帝

册府元龜唐開元二十五年勅時和年豐神所福也精意備物祭之義也朕每爲蒼生甞祈稔歲徵誠有感丕應乃彰今宗社降靈神祇効祉三時不害百穀用成遂使京坻遍於天下和平之氣既無遠而不通禋祀之典亦有祈而必報

又唐天寶元年詔社爲九土之尊稷乃五穀之長春祈秋報祀典是尊而天下郡邑所置社稷等如聞祭事或

不備禮苟崇敬有虧豈靈祇所降欲望和氣豐年焉可致也朕永惟典故務在潔誠俾官吏盡心庶蒼生蒙福自今已後應祭官等庶事宜倍加精潔以副朕意其社壇側近仍禁樵牧至如百姓私社宜與官社同日致祭

又天寶三年遣使分祀嶽瀆詔務農勸穡雖用天道人和歲稔實賴休徵頃者春夏之交稍愆時雨收獲之際復屬秋霖慮害農功每祈孚佑遂得百神降福羣望效靈既不為災仍多善熟幽贊之德普洽於生人昭報之

儀式遵於祀典

又八年詔九州之鎮實著禮經三代之典必崇望秩事既屬於報功義有符於錫命其九州鎮山除入諸嶽外宜並封公仍各置祠守者量更增修儲慶發祥當申昭報宜令所在長官各陳祭禮名山大川亦量事致祭

又十四年制書云咸秩羣望詩曰懷柔百神永惟明徵豈忘昭報今秋稼穡頗勝常年實賴靈祇福臻稔歲其五嶽四瀆所在山川及得道昇仙靈跡之處宜委郡縣

長官至秋後各令醮祭務崇嚴潔式展誠享

淮南子郊天望山川禱祀而求福雩兊而請雨

白虎通王者報地德禮西郊

又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常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

又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為長也歲再祭

何春求穀之義也

又諸侯社稷皆少牢社稷為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也

又太社為天下報功王社為京師報功

又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為報功也

孝經緯社土地之主也土地濶不可盡敬故封土為社以報功也稷五穀之長也穀衆不可徧祭故立稷神以祭之

援神契仲夏穫禾報社祭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

月令廣義注 按中夏無禾可穫報稷當在秋

春秋繁露 大旱雩帝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

解大旱陽滅陰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大水者陰滅陽也故鳴鼓而攻之

又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

論衡社稷報生萬物之功社報萬物稷報百穀

又東方主春春主生物故祭歲星求春之福也四方皆

有力於物獨求春者重本尊始也

又春秋魯大雩旱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

又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

又大水鼓用牲于社亦古禮也為水旱者陰陽之氣也

滿六合難得盡祀故修壇設位敬恭祈求效事社之義也

說文夏祭樂于赤帝以祈甘雨

又祈穀食新曰離膢

又雩祭請祈人君精誠也

又雩之禮為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求實一歲再祀葢重穀也

風俗通祀典既已立稷又有先農無為靈星復祀后稷也左中郎將賈逵説以為龍第三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

又臘接也新故交接狎臘大祭以報功也

玉燭寶典蜡者報百神

文心雕龍天地定位祀徧羣神六宗既禋三望咸秩甘雨和風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報興焉

劉宗元蜡說𨙸子為御史主祀事將蜡進有司以問蜡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為歲報者

陳氏禮書古者言社必及方則社為民祈方為民報祈在春報在秋

又社所以祭五土之示稷所以祭五穀之神五穀之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百穀故也稷非土無以

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効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法王社侯社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

潛確類書開元十一年親祠后土為蒼生祈穀自是神明昭佑累年豐登有祈必報禮之大者

杜氏通典報田之祭其神曰先嗇即神農初為田事故以報之

又蜡之義自伊耆氏之代而有其禮古之君子使之必

報之是報田之祭也其神神農初為田事故以報也
又周仲秋辰日祭靈星於國之東南王者所以復祭靈
星者為人祈時以種五穀故別報其功
文獻通攷蜡祭也所以報一歲之成功求嗣歲之福也
又沙隨程氏曰八蜡之祭為民設教也厚矣古有始為
稼穡以易佃漁俾吾卒歲無饑不與禽獸爭一旦之命
者繄先嗇是德故祭先嗇焉曰司嗇者謂修明其政而
潤色之者也曰農者謂傳是業以授之於我者也曰郵

表綴者綴井田間道也郵表也者謂畫疆分理以是爲準者也昔之人爲是而勞今我蒙之而逸蓋不得不報也曰猫虎者謂能除鼠豕之害吾稼者也曰坊者謂昔爲隄防之人使吾禦水患者也曰水庸者謂昔爲畎澮溝洫使吾爲旱備者也曰昆蟲者先儒謂昆蟲害稼不當與祭乃易以百種是不然所謂昆蟲者非祭昆蟲也祭其除昆蟲而有功於我者也夫以表綴坊庸之賤隸猫虎昆蟲之細效吾不敢忘皆得以上配先嗇司嗇之

享其民勸於功利推而廣之等而上之視君親如天地而不敢慢也

文獻通攷註杵臼門外祈穀於天也

又后稷始爲農事故祭以求年豐

事物紀原十月農功畢里社置酒食以報田神因相顧樂或謂尘禮始於周人之蜡云

荆川稗編旱雩禁舉火故雩以祈雨用皂衣禜以祈晴用朱衣

又歌雲漢於雩旱祈雨多在六月以林鍾商譜首章以林鍾羽譜後七章此詩誠古人雩祭所歌然今未必能信用唯以陰求陰則救旱請雨者所宜急

曾氏農書記曰農事有祈焉有報焉所以治其事也天下通祀惟社與稷社祭土句龍配焉稷祭穀后稷配焉此二祀者實主農事載芟之詩春藉田而祈社稷也良耜之詩秋報社稷也此先王祈報之明典也匪直此也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

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與夫法施於民者以勞定國者能禦大菑者能捍大患者莫不秩祀先王載之典禮著之令式歲時行之凡以為民祈報也周禮籥章凡國祈年於田祖則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爾雅謂田畯乃先農也於先農有祈焉則神農后稷與世俗流傳所謂田父田母皆在所祈報可知矣大田之詩言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有渰凄凄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此祈之

之辭也甫田之詩言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此報之之辭也繼而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黍稷以穀我士女此又見因所報而寓所祈之義也若夫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於上帝蓋大雩帝之樂也豐年之詩言秋冬報者烝嘗之樂歌也然於上帝則有祈而無報於祖妣則有報而無祈豈闕文哉抑互言之耳此又祈報之大者也又育蠶者亦有祈禳報謝之禮皇后祭先蠶至庶人之婦亦皆有

祭此后妃與庶人之祭雖貴賤之儀不同而祈報之心一也至於牛最農事之所資反闕祭禮蓋古者未有牛耕故祭有闕典至春秋之時始教牛耕後世田野開闢穀實滋盛皆出其力雖知有愛重之心而曾無愛重之實近年耕牛疫癘損傷甚多亦曷禳禱祓除祛禍祈福以報其功力豈為過哉亦不忘乎穀之所自農之所本也

東陽縣志夏至凡治田者不論多少必具酒肉祭土穀之

神東草立標插諸田間就而祭之為祭田婆蓋麥秋既祭稻禾方茂義兼祈報矣

又六月六日農家於是日祀穀神謂之六六福蓋亦農人祈穀報賽之義

月令廣義三月初三日祈農

註南齊志祓祭也

又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修事於水側禱祀以祈年豐

又秋報社

註月令無文意豐年然後報

又十二月臘報神

註漢舊儀臘者報諸鬼神古聖賢有功於民者也

農政全書蜡祭與藉田相為終始當夫東作方興之始既舉藉田之禮以祀先農於春而以帥先農民以興其務本之心則夫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之禮以報先嗇於冬而以勞來農民以報其勤動之苦是故舉先王莫大之禮是亦廣聖君莫大之恩也

又大雩者祭於帝而祈雨也一說郊祀天祈農事雩祭山川而祈雨也

又按禮志祈報周官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祈福祥於是歷代皆有禬禜之事宋因之有祈有報祈用酒脯醢郊廟社稷或用少牢其報如常祀

欽定授時通考卷四十六